

到字底-九-一-三

年八一九一在學列

譯秋陳赫 著勒曾甘

行發店書聯三新·主錢·活生

508·Q208·32K·P.194·\$6.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 0001—5000 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一九一八年七月。

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處境非常困難。英國干涉軍已向該國北部進攻。日本干涉軍正在遠東實行大屠殺。土耳其軍隊進攻着南俄各城市。

捷克斯拉夫的俘虜們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心燃起暴動的毒焰。哥薩克將軍們

進逼察立親 (Tsaritsyn)，企圖跟捷克斯拉夫軍隊相會合。

在共和國的心臟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起了暴動。

蘇維埃共和國流了血，受了戰爭的苦刑，又被飢餓的毒手扼得轉不過氣。

人民委員會辦公處的廊道。

每堵窗跟放着一張檯子，檯上放着電報機。電報機啪噠地響着。

「莫斯科克倫姆林宮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電報員用單調的聲音對秘書讀着電報。「此間絕無穀麥可送。塞米諾夫無法執行你的命令。……」

另一架電報機：

「……嚴厲鎮壓暴動。……」

電報機啪噠地響着。

「……一切煽動者反革命的間諜不管地位如何一律當場鎗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電報受信紙從第三架電報機裏爬出來。一個沒精打采的疲倦的電報員，嘴裏嚼着黑麵包，唸道：

「……迭向人民委員會軍事委員申請迄未獲助……前綫局勢嚴重……沒有炮彈……」

響。
電報員利那間停止嚼麵包，閉上眼睛。受信紙繼續爬出來，電報機不斷地

列寧的辦公室。隱約可以聽見廊道上電報機的啾噠聲。

在房角一把椅子裏，坐着麥克沁·高爾基。

列寧的聲音在門外響着。列寧暴怒，出現在門口。

「……我再告訴你，這是愚蠢的寬大！」列寧對跟在他後邊的人大聲說。於是：「請進——你不要先進去嗎？進來，進來！」

波爾耶珂夫惶亂得面紅耳赤，走過站在門口的列寧身邊，走進辦公室。

「我們是在爲國服務，我的朋友，現在你應該瞭解這個觀念了，」伊利支憤憤地繼續說道，關上門，沒有注意到角落裏的高爾基。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波爾耶珂夫打斷列寧的話頭，「有人在這裏等

你。」

列寧突然轉身，看見高爾基，連忙走到高氏跟前。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好嗎！對不起，請等一息。我們的談話立刻就要結束了。』

『他們教我坐在這裏等你。我要妨礙你們的談話嗎？』

『不，不！沒有一點妨礙！……波爾耶珂夫同志，你不要希望因爲高爾基在這裏，我會停止指摘你的錯誤。……你們會面過嗎？麥克沁·高爾基同志——波爾耶珂夫同志……現在聽着：不管過去做過什麼革命的勞作，不管過去替黨做過多少工作，不管年紀多麼大，我們都不能加以考慮。絕對不能——如果他們做出損害蘇維埃政權的事情！我們決不容許那些紳士在仁慈的波爾耶珂夫同志的羽翼下妨害我們的工作……』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瞭解的……』

『這不是真話，你並不瞭解這個……』伊利支打斷對方的話頭。『如果此後你還不瞭解，我們非嚴厲懲罰你不可，雖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爾雪維克。』

『我同意，』波爾耶珂夫說，窘得臉孔緋紅。

『那就好了！』列寧突然浮出孩子般的坦白的微笑。『這裏是給你的命令——必須嚴格服從這些命令。請不要再用寬大對待那些紳士。』

『再會，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波爾耶珂夫說，微笑着。

伊利支跟他握了手，走到高爾基跟前。

『看見你真高興呀，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好久不見了。』

『你罵了一個人，又能使他高高興興地走了開去。真是了不起的本領，』高爾基說。

『嘿，嘿，……你近來怎麼樣？』

「我天天忙忙碌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忙碌。」

「我也聽人說……你很忙，我相信你在幹着偉大的有趣的工作，對於蘇維埃政權很有幫助的工作。」

一種幾乎不能辨認的微笑出現在高爾基的髭下。

「你大大過獎了我的勞作。這是很教人歡喜的。」

列寧愉快地笑着。

「告訴我你需要什麼，我就會知道你在做着什麼工作。我想你是來要求什麼的吧？」

「這是不消說的。我甚至帶來一份表冊。」

「給我看。」

列寧拿過表冊，走到檯跟，讀着牠，連忙在某幾項下劃了底線。

高爾基在列寧旁邊坐下。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首先必須供給作家們和科學家們糧食，否則他們要餓死的。」

伊利支在高爾基的表冊邊上寫了些附註。

「還有一件事情，」高爾基接着說，「昨天伊凡·彼特洛維支·巴夫羅夫又拒絕到外國去。這是他第十六次的拒絕。他是一個天才，一個容易發脾氣的老頭子……他實驗室裏的必需品也寫在我的表冊裏。」

伊利支翻着高爾基的表冊，聽高爾基說話，不時抬頭向他瞥視。

「這是很重要的，」高爾基繼續說。「紙，一間印刷所，還有，請原諒我的噲噲，鞋。科學家們的褲子還沒有破，但鞋子都破了。差不多每個人的鞋子都破了。他們必須走很多路，爲了找尋「我們的日糧。」」

列寧微笑着。

傭婦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進來。

她捧着一個盤子，上邊放着一杯茶和一塊黑麵包。

列寧在檯子上清出一塊放茶和麵包的地方。

「謝謝你。請放在這裏。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吃過飯嗎？」

「吃過了。」

「說謊吧？」

「的確吃過了。」

「喝點茶好嗎？」

「不，謝謝你。」

「好的，我們盡可能照辦好了，」列寧說，把高爾基的表冊放在一邊。「我覺得你心裏還有什麼別的事情。」

「是的。」

「有誰被捕了，你要替他辯護嗎？」



「正是這個。」

「我知道的。」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巴塔雪夫教授被捕了。他是好人。」

列寧皺眉頭。

「你所謂『好人』是什麼意思？他的政治立場怎樣？」

「巴塔雪夫時常包庇我們的人。」

「一般地說，他也許是非常仁慈的人。以前，他時常包庇我們的人，現在他正在包庇我們的敵人。」

吧？」

「他不過是個純粹的科學家。」

「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是冷酷的人，不容易信任別人的，然而我甘願替他擔保。」

「我能說什麼呢？」列寧蹙着眉頭。「你的話是那樣鄭重。」他寫了一張條子。「請你去跟法立克斯·愛特夢多維支（註）商量一下。他辨別是非的本領是很高明的。」他把條子給高爾基。「不過你爲這種事情奔走，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正在幹着偉大的有用的工作，這些落伍份子只有妨礙你的工作。」

「也許我是老了，但我總不忍看人們受苦，即使他們是無用的人，」高爾基

註：「契卡」（Cheka）的首腦。「契卡」是當時專門偵緝、懲辦反革命份子的機關。

說。

列寧站起身，輕快地從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

『是的，這在他們是很難受的，』他說。『聰明人當然懂得：他們已經連根帶柢地被拔掉了，他們永遠找不到土壤來培養自己了。』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高爾基靜默一會後說，『我從沒有碰到過第二個人像你這樣熱愛人類，這樣憎恨人類的災禍和苦難，這樣厭惡我們生活的卑污。我想你一定瞭解我的。』

列寧走向高爾基，停在他的面前。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列寧說，眼睛直望着高爾基的眼睛，『我親愛的高爾基，你是一個非常的人，偉大的人，但你被憐憫的鎖鏈束縛住了。把憐憫丟掉吧！牠用苦汁毒害你的心，用眼淚蒙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辨別是非就沒有以前那樣清明了。把這種憐憫丟開吧！』他揮一揮手，好像堅決地砍掉什麼東

西似的。

『你知道光是接濟莫斯科一處的食糧，我們需要多少麥子嗎？……你看看這個。』

列寧從櫃子上拿了一份表冊給高爾基看。

『我們只有這點麥子，』列寧接着說。『即使每人每日發給八分之一磅麵包，所有麥子在兩天內就要完了。一點麵包屑也不會有了。莫斯科的人們要餓死了。但同時這些壟斷食糧的混蛋和富農却在做食糧生意。他們把麥子藏起來，投機取利。有兩百名最大的投機家被『契卡』捉住了。你要我們怎樣處置他們呢？寬恕他們嗎？憐憫他們嗎？』

『殘酷是必要的，』高爾基說，也站起身來。他站着，兩手挽在背後，對列寧俯着身子。『沒有殘酷，你就不能破壞舊世界，改造舊世界，我懂得這個。但有時我們的殘酷也許是不必要的。這是不必要的……只是引起恐慌。』

「兩個人格鬥的時候，」列寧說，兩手的食指一齊伸了出來。「你怎能分辨哪一擊是必要的，哪一擊是不必要的呢？現在這不是一種格鬥嗎？不是一種堅持到底的格鬥？」

電話機響。

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是的……你好呀？對不起，請等一下，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他說，一邊用手掌掩住耳機。「是的，說下去吧。」

列寧注意地聽着，頭偏在一邊，兩眼睜細着。

「不，不！你千萬不要派他去！」他突然說，好像打斷誰的話頭，於是轉臉向着門口：「什麼事情？」

人民委員會的秘書波巴利夫站在門口。

「珂洛巴夫來了。你請他來的嗎？」

「請他進來……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不要走。他是彼得堡的一個老工人，一個出色的活動份子。」（又聽電話：「是的，我剛纔說千萬不要派他去。第一，他不能聽取任何人的意見，他只能向別人說教。而且他堅決相信自己比任何人聰明。這是什麼樣領袖呢？」（對進房來的珂洛巴夫說：）「進來，斯丹潘·伊凡諾維支。你好呀？你們認識認識吧。」

珂洛巴夫，一個中等身材，兩眼機敏的枯瘦的老人，輕快地走到高爾基跟前。

「麥克沁·高爾基同志！認識你，真是高興得很。」

「我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嗎？」高爾基問，一邊跟珂洛巴夫握手。

「不幸得很，沒有碰到過。我以前不過知道你。一個人從遠遠地方也能知道你的。」

列寧向珂洛巴夫和高爾基投了愉快的滿意的一瞥，繼續跟電話裏的聲音談